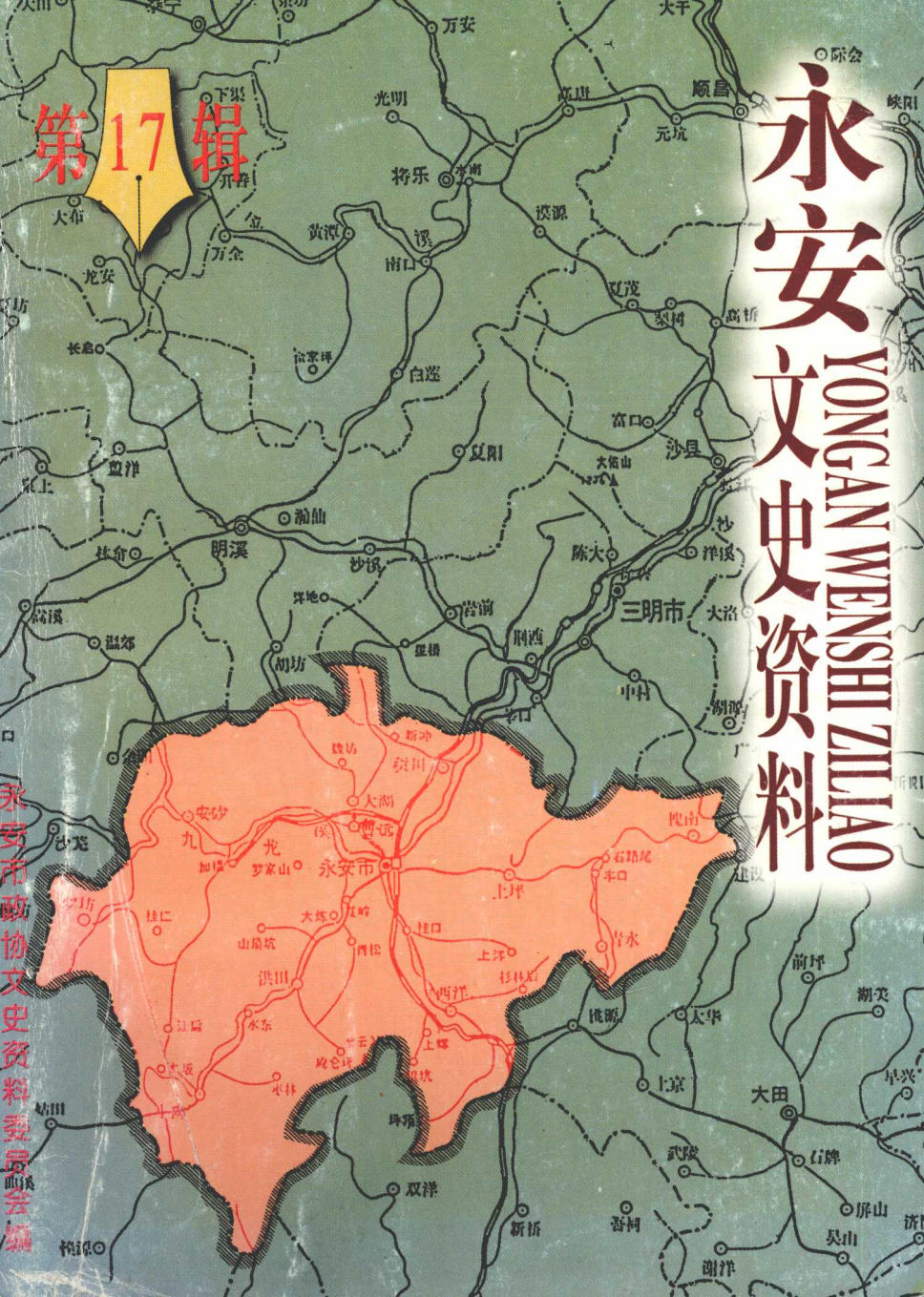


第17辑

永安

YONGAN WENSHI ZILIAO

文史资料



永安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永安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8年12月

目 录

在永安的日子里·····	张连莹 (1)
解放初期整治城区社会秩序简况·····	陈华森 黄瑞妹 (13)
永安专署吉峰工作队轶事·····	王一藩 (19)
忆“永安军分区第一期教导队”及其他·····	张连莹 (25)
解放初期永安银行干部的工作与生活·····	蔡方珪 (30)
忆五十年代永安公路大修建·····	邓家焕 (38)
五十年代永安的部分重工业(续)·····	赖茂功 (41)
永安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几件事·····	赖林炳 (46)
渴望水利的大湖人·····	赖华编 (50)
接管国民党永安县商会建立永安县工商联·····	林仲阵 (53)
永安供销社发展概况·····	张克涌 (62)
永安供销社的建立和发展·····	李如庆 (67)
“文革”前十五年永安文化阵地一瞥·····	赖承光 (75)
永安贸易公司“打虎”片断·····	王磊之 (81)
五六十年的永安油脂油料统购·····	赵应琴 (87)
粮证、粮票的作用·····	赵应琴 (90)
火灾烧毁永安第一碾米厂·····	赵应琴 (94)
消防与火灾·····	陈华森 黄瑞妹 (96)
解放后永安的几次水灾简况·····	陈华森 黄瑞妹 (106)
永安“大跃进”散记·····	陆超虎 (109)
“大跃进”中的农具改革·····	陈纬地 (121)
大湖公社大炼铁与“大跃进”琐忆·····	赖华编 (126)
在琴形山烧炭·····	陈华森 (130)

永安师范复办初师班始末	李廉德 (133)
永安一中母校琐忆	李明刚 (137)
忆“放开肚皮吃饭”	赵应琴 (145)
永安城乡大办食堂始末	赵应琴 (148)
大湖乡大办食堂杂记	赖华编 (154)
一件羽绒女衫	陈华森 黄瑞妹 (156)
1960年飞桥村实行“包产到户”种地瓜纪实	邓家焕 (159)
永安县委机关“反右倾”运动见闻	陈纬地 (162)
困难时期永安城关恢复合作商店概况	黄子云 (165)
我所知道的整风整社	陈纬地 (167)
一次一级警卫的回忆	陈华森 黄瑞妹 (171)
战斗英雄江宗龙	谢明潮 (174)
省农业劳动模范陈木老话当年	王磊之 (176)
九龙溪上的鸬鹚船	谢明潮 杨有炳 (183)

在永安的日子里

张连莹

一路风光到永安

1949 年底，我三野二十九军八十七师文工队，奉命开往永安。我们于 7 月 2 日从苏州出发，南下福建的时候，同志们嘴里不说，心里却顾虑重重。听说福建话是“鸟语”，听不懂；福建山多瘴气多，人会中毒的。可是，一来到八闽大地，完全是两码事，处处是青山隐隐，绿水迢迢，鸟语花香。在福州，气候温润，老百姓说：“60 年没有下过雪了。”经莆田县城，马路上芭蕉碧透，荔枝摇红，中学就有 4 所，人人会说普通话。到惠安，惠安女的服饰很美，精致的斗笠，围绕着蝉翼般的黑纱，美丽的脸庞，隐隐约约，朦朦胧胧，美极了。听说福清盛产花生油，仙游专产白蔗糖，好像这一片片的丰饶肥沃的土地，都饱含着甜美和芬芳。泉州，城乡郁郁葱葱，一片葱茏，龙眼树果实累累，酸梅、洋桃发出诱人的味道，空气也是酸甜的。

我文工队先后驻在海疆大学和培元中学，上演了歌剧《血泪仇》后，就告别这个美丽富饶的侨乡了。穿行于花园城市永春时，觉得好像春天永远属于它，好一个自然朴实的“花花世界”。德化的瓷器闻名于世，瓷土露出地面，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石灰层。挨家挨户的瓷器店，许多男女在

瓷胚上进行彩绘。巍巍的戴云山，高 1856 米，我们男女同志，牵手挽臂，攀登而上。人在云图中，足腾云雾行，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才解放的大田，是闽中的米粮川，父老乡亲们，夹道欢迎来自远方的亲人。到了永安，眼前一片开阔，它是闽西山区的“天府之国”，物阜民丰，景色宜人。抗战期间，国民党顽固派不战而退，把省政府从福州迁到这里。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未几何时，他们并不“永安”，被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淹没了。

康乐新村里的“女疯子”

我八十七师的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在康乐新村安营扎寨。就在政治部宿舍楼的西边，林荫道北边，有一间小屋，木栅门里关着一个女疯子。同志们来来去去都看到她，久而久之，才知道她的来历。

在永安没有解放时，一个美丽的歌星做了国民党营长的太太，还生了个男孩。永安临解放，营长要带儿子逃跑，女的不让他走。营长说：“现在逃命要紧，不可能拖家带眷，到了那边（指金门、台湾）后，安定下来，再来接你。”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她盼来盼去一场空，便神经失常了。

我们经过木栅门时，她披头散发，面容惨淡，但是，天生一副美人态，在恍恍惚惚中就能看到她当日的风采。偏偏我们警卫二连的张副连长是“我见犹怜”，暗地里送好吃的给她，还问这问那，安慰她的一颗破碎的心。政治部主任段六奎发现苗头不对，便下令把她迁出禁闭室，搬到西山脚的土地庙里去了。这一来反给了张副连长以可乘之机，经常偷

偷地去幽会。有一天晚上，二连开支部会，找不到他，问通讯员，也是一问三不知。指导员恼火说：“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不跟住连长？”这一着果灵，通讯员支吾其词说：“他不准我跟他，他与那个女疯子好上了。”指导员立即带了通讯员，光顾土地庙，发现张连长与女疯子正缠绵在一起呢。此时此刻，她不疯了，春风雨露，使她容颜焕发，心甘情愿做张连长的“妻子”。

张连长回连后，心知违犯军纪了，瞅了个空儿，拔腿就跑，来到南平军分区司令部，找他的老首长。司令员看到小张来了，以礼相待。但是，他久久不想走，还恳求老首长：“把我留下吧，还当你的通讯员。”老首长感到莫名其妙，说：“你组织纪律性哪去了？就是你想跟我，也得有组织上的调令啊！”未几，司令员接到师军法处的“通缉令”，才通知军法处派员把他铐回去。

审讯时，军法处长问他“知罪不知罪”，他很干脆地回答：“我知罪，一是腐化，二是逃跑，两罪并罚，起码判两年。”军法处长认为他认罪态度好，从宽判刑二年，因是军纪犯，保留军籍党籍。

1953年6月，我在军法处将军庙劳改队见到这个军纪犯。他说：“只要表现好，可以缩短刑期。我一定争取提前释放，做那‘寒窑’中的女婿，使露水夫妻变作终身伴侣。”

拂晓前的枪声

我们驻在康乐新村的三个师直机关，有两个警卫连保护它，都驻在西山脚的营房里。

一天拂晓前，突然步枪声、机枪声大作，惊动了酣睡中

的山城。第二天拂晓，我直奔一连，指导员告诉我：“不知从哪里窜来了一条大老虎，闯到营房里，把一班班长蒙着棉被的大腿都咬伤了。”大家惊醒后，装上刺刀，又不便开枪，怕会误伤自己的同志。老虎是由木板门进来的，经不起同志们一阵吆喝，就冲破用竹篱笆编的石灰粉墙逃走了。第二天晚上，因它已经嗅到人肉味，又来了。在两排营房中间的操场上转悠，发现夜间站岗的同志，便一步一步地挨近。站岗的同志知道老虎怕水，便退到操场东边的水塘中。一个张牙舞爪，一个枪上利刀，就这样对峙着。因为有禁令，不准随便开枪，免得惊动整个永安。就这样挨了好久，老虎才知难而退。我们请示了司令部，决定跟踪打虎，动员两个连的同志，猛打穷追，放了一阵乱枪，又给牠逃跑了。这条吊睛白额大虎倒也知趣，知道解放军不是好惹的，从此不再来了。

西山脚下故事多，有张副连长的“寒窑”，有军营里拂晓前的枪声，还有，在南西公路边，开设了一家“黄桥烧饼”店。我一度采访过，是江苏泰兴黄桥镇的支前民工开的。“黄桥烧饼歌”在黄桥决战之后，曾经流传大江南北、江淮平原。“黄桥烧饼黄又黄，黄黄烧饼慰劳忙”，这支军民心连心、打老蒋的歌声，已经唱过几代人。那座当年烘烤黄桥烧饼的大炭炉，至今还陈列在黄桥“新四军东进纪念馆”里。黄桥烧饼的松脆透酥，和它的色香味，是黄桥古镇的风味小吃和地方特产。能在数千里之外的永安尝到它，怎能不兴“他乡遇故知”之感呢！

后勤部“打虎”记

1951年，继轰轰烈烈的1950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后，毛主席又亲自领导了在全军全民之间的“三反”运动。这是总结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历次失败的教训，清算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的人民战争，是建国初期进行“兴无灭资”的一场大决战。反对一切的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和铺张浪费，在经济战线上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打虎”斗争。

我们八十七师后勤部，是做部队后勤供应和经济工作的，自然山高林密，“老虎”成群。运动一开始，后勤部的姚政委就动员大家：“被点名的‘老虎’，不准叫他们什么张科长、李科长的。要狠狠的‘打’，狠狠的‘斗’，只有他们彻底坦白交代了，才能解放他们，官复原职！”我们司令部和政治部，都是“清水衙门”，没有“老虎”，于是集中力量，每天晚饭后，齐集后勤部打“老虎”。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文工队的起家人，主管演出和乐队的队长南通人陈华山也被点名了，原因是他掌管全队的经济和伙食。每夜在各个科室里摆开战场，“打虎队员”围坐在四周，被打的“老虎”孤立在中。阵阵吆喝：“你老实些，彻底坦白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早交代比迟交代好，不要挤牙膏，不要想蒙混过关！”“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舌剑唇枪，“老虎”成了众矢之的；东推西搯，“老虎”被围困中间，狼狈万状。这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呀！特别是我们文工队的同志，都知道陈队长在革命大家庭里有个小家庭，妻子李华，是我们的卫生员，女儿陈琴，还是八九岁的黄毛丫头，吃住工作都在一起，他有什么

问题呢？但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逼人，谁也不敢“右倾”，否则就以“破坏运动”论处。

我们夜夜斗“老虎”，白天就编排油印《三反通讯》，做到交流经验，传播捷报，曝光典型。过了个把月，这场暴风骤雨终于过去了。打出来的“真老虎”绝无仅有，打出来的“假老虎”倒不少。他们经受不了这场严峻的政治思想斗争的考验，不断的“挤牙膏”，免得光棍吃眼前亏。组织上对打错的“老虎”还是负责的，经审查核实，一律解放。当时的说法，叫做“批斗从严，处理从宽”。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于是告诫国人：“过去从宽，今后从严”。通过这次运动，要彻底与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划清界线，一刀两断！

在政治处整“小资产阶级思想”

革命部队，的确是一座大熔炉。不问什么人，为了纯洁部队，提高革命军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就得经过千锤百炼，就得把带来的资产阶级“个性”服从无产阶级的“共性”。为此，我们每周星期六的晚上，以班为单位，要开生活检讨会，要求“自己洗脸，别人擦背”，不容许有任何资产阶级的灰尘，侵染到思想行动中去。生活检讨会的实质，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交代一周来的思想言行，有没有做到“兴无灭资”。有一次，我检查不出什么来。别人就检举说：“你经常用公家的信封写家信，这不是损公利私吗？”我这才恍然大悟，进行了深刻检查。每年都要做年终总结，进行评功，做到发扬优点，改正缺点。每离开原岗位，都得做一次鉴定，优缺点和改正意见统统记上。钢铁就

是这样炼成的。

1951年夏，我担任八十七师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文教组长。又一次运动来了，叫做整小资产阶级思想。起初，我认为自己“洗脸”比别人帮助“擦背”好，可是，几经搜肠刮肚觉得没有什么可查可整的，这一来就被动挨打了。我们政治处有五六个同志，除李处长外，还有柳进、步迹、李敏等人。李处长首先“启发”我：“你与伊天霞是怎么一回事？她为什么多次来找你？”

我明白了，但是我与伊天霞根本没有那回事，于是发言说：“伊天霞是宁化人，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我在《革命战士报》当编辑的时候，我们二六一团的宣教股就住在她家。她的丈夫是宁化中学的教师，据她父亲说，她是因为怕生小孩才离家参加革命的。也是巧事，她和后勤部的另一个女会计胥诚也来听我的课。”李敏很敏感，挡住我的发言，问：“她们两个都是高中生，我们干校是‘扫盲’的，怎会来听你的课？”我解释说：“这件事我也很奇怪，问过她们的姚政委。政委说：这是好事嘛，她们说你讲得很生动，晚上又没事，才旁听的。”组织股长步迹问：“你们文教室有晓波、李志清、张济川、朱进五六个人，为什么单单老是来找你？”“她来六年级听课，我担任班主任，当然找我啰。”至此，我感到腻烦、小题大做、受委屈，就全都抖出来了。我说：“她来找我是光明正大的，每次都在文教室，谈话公开，谈的都是有关学文化、写作业的，从来没有单独约会过。中午开饭了，我又不能撵她走，吃了两次便饭，大家在食堂里都看到的，如此而已。没有隐私，也没有违犯军纪，我没有什么可以检查的。再说，我的未婚妻单怡比她漂亮得多，现在东北辽源市矿务局医院护理志愿军，我们天各一方，经常

通信。对不起大家，她的信和照片我都带来了，请大家看看就明白了，事实胜于雄辩嘛。再开3天会，我也无可奉告！”

风波平息了，我也“过关”了。也难怪李处长要点我的名，因为这样的交往，在政治处还是第一次，加之这是运动，一起吃饭、办公的同志，政治嗅觉特别敏感，怎好对我轻易放过。要是真有什么谈情说爱的事，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好戏就在后头了。

军营里的文化补习学校

1951年下半年，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连队是扫除战士中的文盲，我们师直机关，凡是班以上、营以下的没有文化的干部，规定统统要参加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摘掉“文盲帽子”。说来很有趣，因为我是文教训练班的佼佼者，我当随军记者时，所写的战地通讯、诗歌、专访不但发表在省军区政治部主办的《解放前线》上，福建、晋江、厦门日报也多有发表，一时成了部队中的“秀才”，是块不可多得文教料子。于是文教训练班结业的时候，大部分文教下了连队，唯独我受到师政治部组织科长余枫同志的青睐，指定我留下来，挑成立干校的大梁。师政治部宣教科长万力同志，名义上是校长，但兼办干校的具体业务几乎我“代庖”了。

为了将八十七师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办好，我们便借康乐新村的小学为校址。一切都是现成的，没有添置一块黑板和一张课桌椅。我校共分6个班级，每班有学员三五十人。而我六年级是济济一堂，旁听的除伊天霞、胥诚外，还有三四个。

举行开学典礼的那一天，气氛特别热烈。师政治部主任段六奎亲临训话：“同志们！今天开学了，我要讲几句。毛主席教导我们：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就不是人民的军队。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分子知识化，要由革命的理论来指导革命的实践，必须从扫除文盲开始。这就是我们办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重大意义之所在。为了办好这个学校，我们必须做到尊师重教。你们几个文教干部，最高的是连干，其余都是排干，一般比不上你们革命历史长、资历高。但是，现在你们都是他们的学员，要求戒骄戒躁，认真学习，不准卖老资格，不准出难题考文教。为此，向你们宣布几条课堂纪律：（一）要发问必先起立敬礼；（二）认真听课，不准交头接耳做小动作；（三）认真做作业，不准抄袭交白卷；（四）按时上下课，不准迟到早退……。”师首长的训话就是命令，大家唯命是从。

我们当时是“供给制”，每月只发5元的毛烟费。但我不一样，因为是组长，每月加发5斤猪肉的补贴。干校连续办了两期，在师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学员们的齐心努力下，还是有成绩的。当时的师政治部的总务科长，后来担任江西省军区后勤部政委的李棠同志的爱人熊志云，就是我班的优秀学员之一。

回首往事，恍然如梦。但是，干校的春风化雨，迎来了满园芬芳。在我的记忆里，始终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上演《刘胡兰》和《白毛女》

我八十七师文工队，一到永安后，就开始排演《刘胡兰》。我们在泉州时，演出歌剧《血泪仇》很成功，连续15

天，场场爆满。今天来到新区，为了启发永安人民的阶级觉悟，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决定上演《刘胡兰》。我们排演《血泪仇》时，剧中人王仁厚的媳妇、大椿的妻子、小栓的娘，是由新从福州参军的女同志王玉斌主演的。她唱每段插曲时，完全投入角色，一字一泪，声情并茂，彩排和演出时，无不催人泪下。这次由她担任主角刘胡兰，当然再合适没有了。可是演出效果前后完全不同，在泉州大戏院上演的《血泪仇》，最后是把“王保长”镇压了。王仁厚一家喜庆团圆，大快人心。而演《刘胡兰》时，观众认为“小小年纪，死得太惨了。铡刀无情，太可恨了！”虽然使观众淌了很多眼泪（因为它是一出悲剧），但演出3个晚上，就没有观众了。当时永安没有一个像样的戏院，只有用芦苇搭成的戏棚子，一切都简陋，上座率不高，也是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

文工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接着我们就排演《白毛女》。两个女班里挑选不出一个合适的“白毛女”，最后选中的，是我们后勤医院的一个男卫生员。瓜子脸儿，长相俊俏，排演时与王玉斌比起来有过之无不及。《白毛女》最后也是以喜剧而告终，演出了好多天。从此，插曲中的“北风那个吹呀，雪花那个飘呀……”的歌声，传遍了军营，飞遍了山城。

军营生活的花花絮絮

绿色的军营，是革命的大家庭，来到永安不久，我们文工队就欢欢喜喜过春节了。从除夕到正月初五，伙食特别好，在家里也没有这么多的美味佳肴。除夕那天晚上，沿用

我们北方的风俗，大搞文娱活动，联欢通宵，热闹极了。吃的是汤圆，象征着革命大家庭中阶级兄弟姐妹们团团圆圆。初一早上进行“团拜”，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政治进步、团结立功。炊事房不知从哪里买了一只大鳖鱼，有面盆大，切成许多小块，下锅红烧。这是有限量的，每人一块。

我在泉州时，政治部的李棠，叫我设计向军属慰问的新春贺年卡，有明信片那么大。正面的图案是光芒万丈的天安门城楼，背面是由前宣教科长石青野同志亲自撰写的致军属慰问信，人手一份，寄向远方的亲人，同样也寄托着“拥政爱民”的深情。这种慰问军属的新春贺卡，我要了两张，一张寄给我家在苏北年逾古稀的老母亲，一张寄给我未来的“老丈人”南通的单森伯伯。当时我的未婚妻在辽源市矿务局医院护理志愿军，我在天之涯，她在海之角。我写了一首诗寄给她，叫做“白衣天使”曲，勉励她向李兰丁学习，做出成绩，向我报喜。我也把每年的立功证寄给她，使她欢欣鼓舞，更好地为志愿军伤员服务。虽然相隔万水千山，我们的革命恋爱观却坚如磐石，两情是更亲更浓。

有一天，政治部食堂里喜气洋洋，大鱼大肉又加了几大碗。为何？宣教科长万力与指导员张文珠结婚了。一没有礼堂，二没有仪式，新郎新娘还是英雄本色，男的穿的是呢制军服，女的穿的是绿布军服，没有在胸前别上“新郎”、“新娘”的大红绸带，也没有什么主婚人、证婚人和宾相，一切简简单单，朴朴实实，这就是革命大家庭里所举行的革命化婚礼。这对军营伴侣，如今均健在，在南京过着祥和、幸福、美满的金色晚年。

还有一段插曲，军人同样是七尺之躯，有七情六欲，不够“二五八团”结婚条件的，也有风流韵事发生。男的，就

是那个男扮女装、演“白毛女”的卫生员，偷偷摸摸，竟把一个女敷料员的肚皮搞大了。男的怕违犯军纪，叫女的服奎宁丸堕胎。女的很珍爱这个孩子，坚决不依，便一状告到姚政委那里。政委想，事已如此，便叫男的下伙房体力劳动，以示惩罚，不送军法处。安慰女的把孩子养下，以后批准结婚。这事一时成了军营中的特大新闻，这也是以个别教育一般，应将青春年华献给革命，到时候你会批准结婚的，组织部就是“红娘”。

我们当兵的，尽管部队的伙食好得很，但是每到一地，嘴馋得很，总想尝尝当地的风味小吃、土特名产。星期日告假逛大街，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小石块砌铺的马路边的一些小摊点。在火炉上安上小铁锅，锅中盛满带有卤味麻味的肉汤，业主把一块块豆腐干放进去，再装进小碗里做生意。味道好极了，别地又没有，所以至今我还“齿颊留芬”，念念不忘。

往事如云如烟，一瞬间快 50 年了。因为永安是我战斗过的地方，有我军旅生活中的闪光点，许多过去的事，犹历历如在目前。谨撰此文，作为我在峥嵘岁月里的“雪泥鸿爪”，也对永安的父老乡亲们，致以遥远的真诚的问候和祝福。

解放初期整治城区 社会秩序简况

陈华森 黄瑞妹

永安解放初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赌博、鸦片和娼妓及散兵游勇等社会渣滓，仍在暗中继续操持旧业，严重扰乱社会治安。

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对这股污泥浊水，投入了大批人力、物力进行全面的清查、整顿和改造，为刚解放的永安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禁 赌

1949年8月，福建省第六区保安大队中校大队副陈邦文在城区开设赌场，日夜吆喝之声不绝于耳。因赌博而卖妻卖女、倾家荡产者日有所闻。

1950年3月，永安县人民政府发布《禁止赌博布告》，严厉打击了公开设赌开庄的赌头、赌棍65人。对一般参赌者，坚持教育规劝，令其改邪归正，不加追究。随后，又破获赌博案39件，缴获赌具130副。同时，大张旗鼓地判处8名惯赌有期徒刑，赌风初步受到抑制。